



西螺之美盡在大橋

◎陳二郎

我的老家住在彰化縣二林鎮，自民間八十年來到雲林任教後，前兩年暫住土庫岳家，每隔兩三個星期回彰化老家時，來回都會行經西螺鎮上，並走過西螺大橋。當時除了看到這個以蔬菜及醬料聞名的老鎮外，最喜歡的還是那座別具風格的鐵拱西螺大橋，每次都要指著大橋告訴我的女兒說，它曾是遠東最長的公路鐵橋，橋下是台灣最長的河流濁水溪，河床上面有取之不盡的沙子等等。一聽到沙子，她就興奮起來，因為她最喜歡玩沙子。有一次還特別下車讓她見識一番，差一點還拉不動她上車回家呢！

記得第一次經過西螺大橋是在三十多年前，我還在小學二年級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時，是已婚的姊姊帶我到虎尾空軍基地去探望剛入伍的姊夫。當車子靠近西螺大橋時，曾為它的雄偉壯觀而驚呼，由於當時橋上有一邊是鐵道，汽車只能單線行車，所以兩邊橋頭設有崗哨進行交通管制。而等到車子走在橋上時，我便好奇地數著橋上一座座的鋼架桁樑，總共有三十一孔。由於第一次走過這麼長的橋，並且看到這種特殊的結構，在小小的心靈裡便一直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慢慢地隨著學習認知的增長，我瞭解到西螺大橋是當時遠東第一長橋，跨越過台灣最大的河川濁水溪，而河床上有著聞名全省的大西瓜。由於濁水溪河床寬廣，溪水分流，一眼望去，酷似一排五線譜正彈奏出一串串跳動的音符；每當冬季經過大橋時，會看到橋下被瓜農圍起的沙洲，從整地到種下一排排瓜苗，以及瓜苗為防風沙侵襲而穿起的外衣，景觀非常別致。到了春天，在瓜農細心呵護下，瓜苗漸漸地長大，藤蔓佈滿瓜田，並開起一朵朵小黃花，招來了蝶兒飛舞，溪流、瓜田與飛蝶共同譜出大河生命的樂章，歡欣期待著這一季的豐



收。然而這並不保證瓜農就可以高枕無憂，一切還要看上天的臉色，往往一場颱風或豪雨就會讓所有瓜農們血本無歸，甚至連整個瓜田都消失得無影無蹤。雖然如此，大橋下還是年復一年地演出瓜農們與上天競賽的故事，唯有河流的布景在不斷地變換而已。而大橋也許已看慣了江山歲月，只是人類的生命與大地共譜了永恆。

西螺大橋興建時，我還沒出生。據了解它是由美國懷特公司設計，並由台灣機械公司與重機械場負責架設完成的。它不僅創下了遠東公路第一長橋的紀錄，也展現了當年中美合作的成果。更重要的是它連接雲林、彰化兩地，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；也促進南北的交通運輸，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做出偉大的貢獻。而由於它的現代化結構所獨具的美感，使它成為全台觀光名勝之一；更因而打開了西螺的知名度，長久以來，它已變成西螺人的精神形象與標誌，多少人為它謳歌與讚嘆。

隨著台灣經濟發展與現代交通的需求，政府興建高速公路，在西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螺大橋的東面建造中沙大橋。近年來更在兩橋之間建造了另一座大橋，以取代西螺大橋的運輸功能，如今該座新橋雖早已完工通車，兩端鄉鎮的人民卻一直為橋的命名而爭執不休。而這兩座新橋雖然非常寬大筆直，但構造上幾乎是千篇一律，毫無特色可言；兩旁除了密閉式水泥護欄及路燈外，橋面是毫無生氣的灰色，整座橋既無任何美感可言，更看不見橋下與兩側景觀，行走其上，幾與地下道無異。反觀西螺大橋在這四十三年來，其橋面與鋼架雖曾多次施工改建，如拆除台糖鐵道與升高鋼架橫樑等，但均以改善路面，提昇其運輸量為目的，更未損其原來結構與風貌。後來經過整建，樑架亦由灰藍色改漆朱色，則使其外觀更加艷麗，更襯托出其在濁水溪上傲人的風骨與典雅的氣質，行走其上，除了欣賞大橋本身的美感外，還可近觀橋下流水沙洲、並遠眺東邊的山光水影與西邊的夕陽彩霞，真是視覺上一大享受。足見西螺大橋與整個大地融為一體，這也是一直受到大家眷顧關愛的主要原因。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如今西螺大橋在運輸功能上雖已風光不再，但緬懷當年興建此橋工程之浩大艱鉅，為台灣南北交通所做出的偉大貢獻，看到它的身影，怎不令人肅然起敬！可喜的是地方人士擬將其規劃為大橋公園，並結合西螺鎮上的人文資源，發展為西螺文化區。然這仍須地方政府拿出真心誠意，編列預算，妥善規劃，積極執行，並確實防杜濫採砂石與河川污染等，西螺大橋之美才能永遠呈現在大家的面前。

（社會組 佳作）